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Joyce Carol Oates

WILD NIGHT'S !

STORIES ABOUT THE LAST DAYS OF POE, DICKINSON, TWAIN, JAMES, AND HEMINGWAY



YZLI 0890083052

爱伦·坡、狄金森、马克·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最后时日的故事

狂野之夜！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樊维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yce Carol Oates

WILD NIGHTS!

STORIES ABOUT THE LAST DAYS OF POE, DICKINSON, TWAIN, JAMES, AND HEMINGWAY

爱伦·坡、狄金森、马克·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最后时日的故事

狂野之夜！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樊维娜 译



YZLI 089008305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80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狂野之夜：关于爱伦·坡、狄金森、马克·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最后时日的故事/(美)欧茨著；樊维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91-3

(短经典)

I. ①狂… II. ①欧… ②樊…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222 号

Joyce Carol Oates

Wild Nights!

Copyright © 2008 by The Ontario Revie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张志全

狂野之夜！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樊维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491-3

定价 23.00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柯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柯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臂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 | | |
|-----|------------------------|
| 001 | 爱伦·坡遗作，或名灯塔 |
| 033 | 狄金森仿真人 |
| 068 | 克列门斯爷爷和天使鱼，1906 |
| 127 | 文学大师在圣巴塞罗缪医院，1914—1916 |
| 175 | 爸爸在凯彻姆，1961 |
| 216 | 后记 |
| 218 | 导读：“狂野之夜”令人心惊 黄梅 |

爱伦·坡遗作，或名灯塔

1849年10月7日

啊，苏醒！——我的灵魂满怀期待！在这座灯塔上——我在传说中的比尼亚德尔马灯塔的第一天——我异常兴奋地开始写第一篇日记。我和资助人伯特姆·萧医生商量好了，我得尽可能有规律地写日记——这是我对萧医生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尽管很难预知像我这样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会遭遇什么——一个人对此必须得有清楚的认识——我可能会病倒，甚至更糟……

从目前来看，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错，迫切地想要开始履行我对灯塔的职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诸多因素弄得心力交瘁、抑郁不堪，而在位于南太平洋南纬 33 度西经 11 度、距离岩石遍布的智利西海岸和北瓦尔帕莱索大约两百英里的地方，我却沐浴着春天般的清新怡人的气息。远离了费城上流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远离了里士满对我关于诗的原理的讲演不温不火的反应，终于彻底孤单了。

请注意以下记录：我的爱妻 V. 悲惨而意外地死去，加之我的敌人对我日积月累的诋毁——尤其是针对我自己承认的过度“放

荡”行为，我的理性判断丝毫没有减弱，简直就是完好无损！

这样的好天气，我兴冲冲地爬上了塔顶，善良的墨丘利在我前面又蹦又跳，喘着粗气；我用手挡住刺眼的光线，凝望着大海；这伟大的浩瀚透射出的威严令我深深地折服，不单单是像熔岩一样变幻莫测的太平洋水域，还有头顶奇幻无比的天空，它看起来似乎不是一整片儿，而是由无数恢弘的云团像接缝皮肤似的拼接起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天空，海洋，大地：啊，跃动着生命的气息！那只灯笼（天黑前就要点亮）个头实在不小，跟我曾见过的那种家用小灯笼大不相同，重量可达五十磅。双目凝视着它，手指虔诚地从表面拂过，内心顿生一股莫名的激动，我急不可待地想要马上开始履行我的职责。“你们当中竟有人怀疑我，”我向费城社交界那位刻板拘谨的先生抗议道，“我会证明你们错了。后世的子孙们，你们来裁决吧！”

历史上，通常会有一个人时不时地来打理一下比尼亚德尔马的灯塔的事务，尽管由两个人来照看会更完美。我由衷地希望自己能胜任这些简单的日常运作，切实地担负起灯塔管理者的职责！多亏萧医生慷慨解囊，给我配备了足以维系未来六个月的生活必需品。灯塔是座异常坚固的堡垒，和海特若斯角东部的大西洋水域一样，能够抵挡这个温度带上的各种恶劣天气的袭击。“你只要赶在南方的冬天到来之前回来‘拯救’我就行了。”我和爱丽尔号的船长开玩笑；我的幽默风趣令这个身材魁梧、眉毛浓黑的西班牙人大笑不已，他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回答说，只要给足报酬，就算把船开到地狱都行；鉴于萧医生的富有，此举确有可能。

1849年10月8日

今天——到灯塔的第二天——我怀着比第一天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烈的使命感开始写第二篇日记。昨晚，海风锲而不舍地从灯塔的每一道裂口和缝隙迂回潜入，吵得我时睡时醒，但这却是我几个月以来睡得最安详的一次。我确信我已经彻底摆脱了那种病态的幻觉，即在一座骤雨滂沱的陌生城市的街头，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头磕在尖利的铺路石上，死了。（的确，这太荒唐了：墨丘利叫了起来，似乎在嘲笑主人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

昨晚，在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兴味盎然地和我的犬伴朝大灯笼的方向爬去，如约履行我的职责；啊，塔顶的确有风，它像隐形的女怪贪婪地吮夺着我们的呼吸，但我们顶住了侵袭；划亮第一根火柴，并把它凑到舌头一样的浸满可燃液体的灯芯上，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它似乎真的是从我的指尖吸进了火焰。

“看，大功告成了。我正式宣布自己为比尼亚德尔马灯塔的管理者：所有的船只都将收到预防海滩暗礁的警报。”我大笑起来，纯粹为了神经的快感；墨丘利兴奋地叫着，见证了我的宣言。

我曾怀有荒诞的疑虑，觉得自己完全受制于自然力的摆布，看到眼前的情景，这些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了。我承认，我属于那类有点耽于幻想、神经兮兮的人，总是无中生有地忧虑担心，已过世的爱妻 V. 就曾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她并不十分在意我担忧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你和那些古往今来受人爱戴的‘领导人’没什么区别，”她温和地嗔怪。（V. 对我的秉性总怀着深切的喜爱，她从未指责过我什么；表亲血缘和婚姻使我们骨肉相连，我们又对

E. T. A. 霍夫曼^①，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②及让·保罗·里克特^③伟大的哥特式作品怀有相同的偏爱，在我们之间，永不停息地流淌着一种亲缘的幽默和心照不宣的洞察，仿佛滋养我们的是同一种血液，而周围那些愚钝的人对此则毫无知觉。)

不过——既然我人在这里，又何必纠缠于那些令人烦恼的思绪呢。眼下我体魄康健，精神十足，并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写作这部或许会被后代传诵的《传说中的比尼亚德尔马灯塔日记》，它将和诸如雷内·笛卡尔的《沉思录》，布莱士·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让·雅克·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以及让·保罗·里克特的六十五卷巨著等探索人类灵魂的著作相提并论。

但有一点：这本日记将激起人们普遍的好奇心，因为它的作者不再是遭人诟谤的埃德加·爱伦·坡——此人在短短一生当中背负了恶浪般汹涌的辱骂——而是：匿名。

此刻，在宁静悠然的惬意中，我放下手头每日清晨关于普罗提那斯和杰瑞迈尔斯·高瑟夫的例行阅读，以便在日记中记下些许思考的心得。读这两个人，一个是出于纯粹的猎奇，另一个是为了翻译的目的(生于瑞士的哥特大师高瑟夫在我国却鲜为人知，还有谁

① E. T. A.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其杰出的著作风格怪异，为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对包括爱伦·坡在内的许多作家颇有影响。

②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文学史上极具争议的作家，与歌德、席勒一起并称德国古典文学三大巨匠。

③ 让·保罗·里克特(1763—1825)，德国作家，作品结构散乱，想象力丰富，有些比较晦涩难懂。

比我更能胜任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呢?);如果在费城,在日记里写下这些体悟简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意想不到的,四十一岁这年,我终于能对身边的人有所“裨益”,这让我着实感到欣喜,尽管这些人对我来说显得有些陌生,而除了知道我是比尼亚德尔马灯塔的管理者,他们也完全无视我的存在。通过参与萧医生的这项实验,我不光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协助商业巨头方面发挥了效用,对科学认知也不无裨益,同时还实现了我自V.去世后最迫切的愿望:一个人独处。啊,这简直让人欢欣雀跃!普罗提那斯和高瑟夫,除了墨丘利身边再无旁人;工作如此简单,一个十岁的孩子都可以胜任;可以把浩瀚的大海和广袤的天宇当作最具幻想性的艺术品来解读。就我的个人气质的某一方面而言,全身心地融入社会生活乃是一个可怕的失误。特别是打我十五岁起,就玩牌、酗酒,跟一帮人厮混。(根据我和萧医生达成的约定,我大约三千五百美元的债务像被魔术师手中的魔棒轻轻挥了一下,就一笔勾销了!)然而,此刻我却享受着“孤独”的特权,在这样一个幽僻之所,我长时间地凝望着大海,无边的水域好像充满了不安的思绪,微微颤动,泛着涟漪;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海边王国,我对此渴慕已久。

“萧医生,真是太感谢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发誓!”

1849年10月9日

今天——不过是到灯塔的第三天——写日记时心情有些复杂。昨晚,狂暴的风声搅得主人和狗都焦躁不安、难以入眠。仿佛故意捉弄人似的,孤独的回声像鬼魂一样死死纠缠着我。孤独:让人无

法理解的是，直到这一刻我才体悟到这个词竟蕴含着如此不祥的声音，而之前竟茫然不觉。（我的爱妻 V.，倘若她能再次回到我的怀抱，我定会保护她，而她活着的时候，我却没能做到！）躺在凹凸不平的床上，我曾猜想，石砌的墙之所以设计成漏斗的形状，定是出于某种邪恶的企图……但事实并非如此：是我在浑说罢了。

独自一人，我会像传说中的尤娜路姆^①那样听到音乐：一股忧郁如此甜蜜地穿透五脏六腑，那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令人迷醉的痛楚。独自一人，像神气活现的墨丘利那样，我将昔日的忧愁抛于脑后，兴致勃勃地凝望着辽阔的苍穹，和陆地上的景致相比，海上的天空显得分外澄明。独自一人，我观察着为哥特派大师们所洞悉的玄妙，即大自然似乎是某种想象力的意志的体现：太阳从东方的天空冉冉升起，好一片如梦似幻的瑰丽，连云丛中最朴素的一朵也焕发出美的神采。当然，倘若没有光明卫士，也就是“我”（“我的眼睛”），如此美景怎会显现，更何谈诉诸语言？

我为此感到快乐，这个至高无上的“我”。下午的风儿越发慵懒，空气中弥漫着海水和某种腐烂东西的味道，而在海岛卵石云集的岸边，还有更多尚待发现。

1849年10月15日

带着忠实可爱的墨丘利，悠然地察看着灯塔及其周围的环境；

① 爱伦·坡写过题为“尤娜路姆”的诗作，以美女夭亡为主题，哀悼他的亡妻弗吉尼亚，诗中满是悲伤的情调和黑色的氛围。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这个陌生之地，我们俩竟更多地感到了“家”的怡然。关于灯塔的历史之谜，我曾在爱丽尔号上听到过不同的传闻，但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确凿可信。而最普遍的一种说法就是，比尼亚德尔马灯塔的来历无从考证：在西班牙统治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在一座巨石环绕的岛上发现了它，大概有现在塔身的一半高，由简单打制的粗糙石块和灰泥建成。一些人认为这座塔足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而其他人则倾向于一种更加理性的推断，认为它是由现在已经灭绝的智利印第安人的一个熟悉航运的部落修建而成。

塔身二十英尺以下，确实可以看到原来那座古塔的残迹；而二十英尺以上，灯塔则是“崭新”的——尽管它至少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听人说智利西海岸这片水域最为凶险，暗礁林立，看起来就好像是暴戾的安第斯山脉侵入了大海，水手们对此怨声载道，灯塔的建造俨然成为一种必须。事实上，这座建筑的确气度不凡！——你几乎都要称它为“神圣”了。

（不过我倒觉得，这种神圣由于灯塔自身的局限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这些盘旋而上的台阶简直没完没了！人无论爬上还是爬下，都会累得精疲力竭，而下楼更容易感到天旋地转！初来比尼亚德尔马灯塔这些天，我的小腿肚和大腿已开始感到酸痛，加上还要低头看脚下的台阶，脖子也变得僵硬。我的确失足过一两次，要不是及时伸手抓住了扶栏，脑袋一定会摔个稀巴烂。别看墨丘利活蹦乱跳的，竟也在楼梯上大喘气！起初，我数过楼梯共有一百九十级，第二次数了一百八十七级，第三次数了一百九十一级，第四次留待以后再说。从最低的水位线到大灯笼上方的塔顶，灯塔看起来